

随想录

在闹猛的边上

龚静

平江路的名声已然经年了,虽然是旅游开发的那种老街,基本都是商铺,以旗袍真丝文创点心餐饮等铺子为主,喝茶吃饭听评弹也是好几家铺子的招牌特色,间或有一二处宽阔进深的宅院,透出些许相异于其他铺子的清冷状,是那种不会主动招揽生意,你进门也不会太热情的那种调子,不过路是四面通街的,又临着河,河对岸自然也是苏式老宅,在商铺饭店间原住民还日常起居着,所以尽管旅游化的过度精心之操持是一定的,但也不至于过分的矫情。一大早从西山坐公交车挑着两筐枇杷卖的老妪面皱若核桃一脸平静,25元一斤的枇杷吃口清甜,她说在这里比西山卖得出价格。老妪花衫黑裤子白跑鞋,并非游客心目中期待的大襟衫蓝布作裙的传统装束,看着显老,其实大概不过六十多岁的样子,倒以为这才是西山果农的真实模样。

当然还是更喜欢走走平江路的分叉小街,葭葭巷、大柳枝巷、大新桥巷、

丁香巷……都是些很苏州的名字。沿着临河的大新桥巷往东走,虽说目标稠园,不过沿途之无心之遇才是闲走之要。

老街道老房子都整治修缮过了的,外墙窗棂、各种电线、临河统一的晾衣杆,铺陈的石板条,连河边的绿植都种在规格一致的容器内,是一种认真努力的干净,也是一种规范管理着的干净。自开着的门扉张一张,液化气灶头、八仙桌也干干净净并存。屋和屋间的宅巷深弄昏暗,不知通向何处。河里有船,船上有专职工人打捞水中垃圾。

河边水埠拾级而下,古稀的老太在洗拖把,问:阿姨这河水还可以用啊?吃是够好吃的,汰汰拖把啥的粗东西还是可以的。老里老早么倒清爽咯,后来崛起了,现在么又清爽点。屋里厢有自来水的。一口苏白的老太边说边捞起河水汰穿着拖鞋的脚。哎呀,阿姨,汰脚好像不太干净哦。么事体么事体,冲一冲。正说着,岸上水泥石台边

端坐藤椅的老头开腔了,哈哈清爽勿清爽,住在这里么就是这个条件。黑色圆领衫,黑底白条纹睡裤,左眼有点小,估计有些疾患的,头颈里一条坠着圆柱形黄玉石的骨头长链子颇显眼,把着个大茶缸,有点见多识广的笃定。转头问:老先生这话怎讲啊?这里现在屋子虽然不大,煤气卫生都修缮过了吧,靠近市中心,出入还蛮方便的吧。哪能讲呢?有啥方便的,小汽车开进来也蛮麻烦的。年纪大了,不求啥,身体还可以,坐在河边看看野眼,老邻居聊聊天,蛮好蛮好。听讲我们是上海人,老爷叔话头更多了,我本身也是上海人呀,儿子媳妇孙子都在上海,伊拉不欢喜来,格么我去喽,乘啥高铁?现在地铁方便来兮,先乘到昆山,昆山再到上海,高铁39.5元,地铁只要12块,听听苏州人讲白话,听听上海人讲闲话,一歇歇么就到了,也蛮开心,一天就过去啦。哎,依讲是伐?人生不就是这样么?

听老爷叔讲话倒通脱得很。我打

趣:老先生,依这根链子不错啊,尤其是那块玉。老爷叔眼光似乎闪了闪,像是讲到他心头去了。老爷叔那只好眼睛流转起来,手摸摸链子,这个是虎骨呢。玉也是老货,你倒还懂点的么。连忙道:不懂的不懂的,瞎猜猜。老爷叔下巴略抬高,笑眯眯:这个不算啥,白相相咯,我好东西多来兮,哎,我屋子里都是呢。说着,站起身,原来河边那间屋子就是他家,开了门,招呼我们:进来看看进来看看,没有关系哒,又不是一定要做买卖喽。不看不知道,一看还是惊讶的,一间四五平房的屋子,除了水斗灶头,通二楼的楼梯下方桌方凳,其他都被古玩旧物占领,灶头下的橱柜里是物,墙上自制的橱柜也摆满,屋顶和有空白处皆以图片明信片幻灯片贴满。原来老爷叔可是老江湖了,很早就从事古玩旧物生意了呢,问他为啥门口不挂个招牌呢。挂啥?现在都是熟人上门,走过路过有缘分就谈谈,不买也没关系的。你看啊,我这里样样都有的,玉、瓷器、青铜器、杂件,还有

这只壶啊,你看看是哪个年代的。看着像个虎子,不过我们连忙道:我们不懂的,听你讲。老爷叔滔滔不绝着,他们浙江的上海的博物馆的人也来我这里呢,哎,我这里有好东西的,他指指木楼梯,我楼上还有味。那老先生你第一桶金哪能掘到的呀?我卖明信片幻灯片啊。都是老照片哦。老早收来的。东西真假不去说,和老爷叔聊聊颇有意思。临走,他还送我们一套1996年出版的《姑苏旧影》明信片,其中一张1900年前后的“盘门三景”就是老爷叔的收藏呢。见我们推辞,老爷叔连声:不搭界不搭界,勳客气勳客气。他指着墙上恩格斯像下的一张苏州老照片,这张卖了一万元呢。现在这张是复制品。

在小小的斜顶屋子里听这些古旧事情,看一屋子的旧物事,不管真货贗品的,倒是有些收敛热汗之效,咫尺之遥的平江路的时尚闹猛也好比定了定神,再闹猛的东西还是要时间来淀一淀的。

写给我看见过的古村落

赵春华

那一幢幢古民居,在一个个古村落里。

在青山绿水中,青山之下,绿水之上。

青山的怀抱里孕育,青山的石青山的泥,她的骨骼她的肌肤。山岚,云雾,穿堂而过,滋润她的身体,溪水潺潺,是她呼吸的气息!

她的体量很大,占地上万平方米;她的体量可小,只有几百平方米。

到处都有她的身影,在安徽的溪流上,在浙江的山谷里,在云南茶马古道畔……

迎千百次从山头上升起的朝阳,送千百回满月坠入西山。

收藏过几代人的悲欢离绪,兴旺败落,演绎了一个个家族的荣禄史,或者颓败史。

洞房笙箫的欢笑,你可听到,沉淀了新娘抑或小妾的惶恐的目光。

马蹄疾奔,携一路捷报,金榜飞来,喜了几代人的心扉,亮了族人的门楣。

我听到了,听到了,霜重露凝的时光机杼上,子曰诗云,苦吟之声,干了油灯,直达东方既白。

一朝失势,逃遁天涯……

依然巍然,却被岁月腐蚀,有的墙

坍塌倒,门倾楼圯,空守着日月升起又落下,任山岚穿堂,云雾入室。也见人居于此,皆垂垂老者,鲜有年少稚童。打个麻将,晒晒太阳,时光似乎停滞,变得悠闲而又慵懒,却时时忆念已逝的青葱和辉煌。

门窗上,刻着梅刻着兰刻着竹刻着菊,刻着三国刻着水浒刻着孟母三迁刻着孔融让梨……

棚棚如生,一丝不苟。匠心精神,于斯可见,令人击节赞叹!

“孝友出张陈之上,文章接吴宋以来”,“史官不用春秋笔,天子亲书孝义家”,“湖姚江一派斯为正印,集心学大成共仰宗师”,“学界泰斗,人世楷模”……

这些楹联,对仗工整,涵意深焉,或孝或义,或学养或为文,或功名或做人,褒奖有加,却恰如其分,令人遥想当年的风采,钦美之情油然而生。

我醉心那些飞檐翘角,挑云拨雾,斗过霜天雪月,暴风骤雨,迎过岁月刀剑,雷霆万钧,依然傲然苍穹,不屈不挠,把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涂写在蓝天之上,直冲霄汉!

甚至那阶沿外的石子路,石板路,有些凹凸,却光亮如洗,被岁月的雨水洗涤了,石缝中有绿意活跃着,一蓬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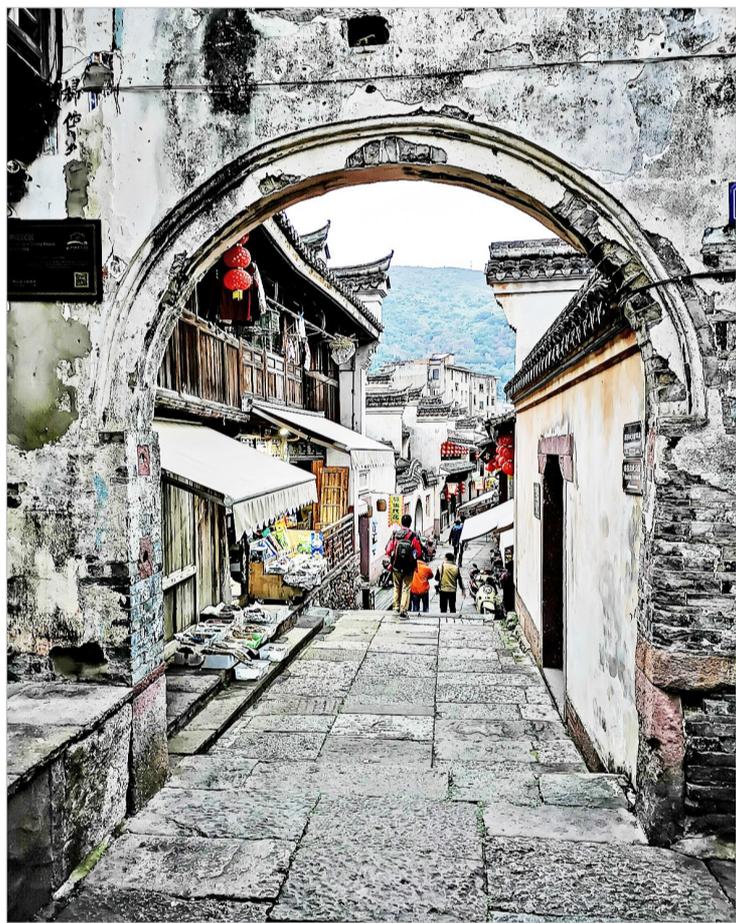
草,从蜿蜒的光阴里长出来,枯枯荣荣,总是一年一年的春风催又生吧?人踏过,狗走过,小车碾过,农夫荷锄,村姑浣纱……可以让人在心里勾划出前世旧时的人,平常的人,读书的人,步入仕途的人,都在这路上留下过自己的生命足迹。

对了,村边那几棵树的沧桑,最令我不能忘怀。传说,那樟树,树干要五个人才能围得过来。那棵罗汉松,长满青苔和蕨类植物的罗汉松,据说有千年之寿,依然株繁叶茂,叶叶油绿得亮晶晶,蓬勃着生命的活力,简直令人不可思议。

人生百年,要活过多少艰难坎坷,这千年之树,活得如此精彩,不知经历过多少劫难啊!

行走一个古村落,看见当地的村民正在加以保护,加以修缮,令人欣慰。然而,也看见有的地方用水泥柱子替代已经朽蚀了的圆木柱子等情况,又令人堪忧!

散落在各地的山野或平原上的古村落,不仅于建筑,更是我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一颗颗珠贝,如今,恐怕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路口。怎样除去尘垢,恢复那时模样,这真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。



象山古城 陈恩汛/摄

在日本拜大佛

亲眼目睹其气势威严,比如福冈县糟屋郡筱栗町南藏院的青铜卧佛,记得是去年秋天,我去日本自助游,日本旅行社经理鸣海亮的父亲孙师傅便开车带我去访高仓健故居,半途经过南藏院,他说:“这个青铜卧佛世界第一,你要不要进去看一下?”

我自然一口允应。把车开到寺院门口,入门便见“别格本山南藏院”七个大字。孙师傅陪我去参拜大佛。

那尊“释迦涅槃卧佛像”,是以倒卧的睡姿静观人间百态,我端详良久,十分惊叹其佛身的雄伟。我沿着大佛的四周走了一遍,才知他身长41米,高11米,重3000吨。关于是否为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卧佛,各国至今仍争论不休,好像还没有定论。但这尊释迦牟尼大佛,慈祥为怀,庄严大气,铸造工艺更为精湛。可以下定论的是,这尊大佛一定是世界上最精美的青铜卧佛之

一。许多日本参观者都在参拜佛足,我也排入其中。

更令人感慨的是,没有商贩兜售香烛,过道刻了许多名字,那都是虔诚的捐赠者,还有沿途执笔小和尚与一排排石佛和佛教中的十大罗汉,雕工也令人驻足,甚为叹服。

下山时,经过一棵大松树,几个人在指指点点,听他们说,此松为金刚松,原因是弘法大师在这里撒了三点水,此松便受此恩惠,但我心中疑惑,此松竟有上千年历史吗?

今年初秋,去茨城县观光,有机会参拜列入世界吉尼斯纪录的牛久阿弥陀佛像。那日细雨蒙蒙,我们在雨帘中进入寺院,行不多远,在雾中见到了一座高达120米(佛身100米,坐台20米)的黄铜精制立佛。抬头端详,只见这座佛像脸长20米,耳长10米,他一只食指达7米。听介绍,这座牛久大佛

于1985年动工,10年后才建成,被称为世界上第二高佛。

雨渐渐小了,大佛的面目更为清晰。他右手高举,左手下垂,气度非凡,慈悲为怀。佛身内部,每一层层皆有可观之处,一楼为光之世界,二楼是知恩报德世界,三楼是莲花藏世界,四楼、五楼是灵鹫山室,安置了佛舍利(释迦牟尼的遗骨),下有墓地,日本人如想将亲属的骨灰移入该墓寺,需要交纳相当昂贵的费用。日本电影《下妻物语》由深田恭子与土屋发娜主演,其背景即是牛久大佛。

日本国信仰佛教,有不少高僧,如空海法师与最澄法师,他们入唐学法,留唐二年,回日本时带回大量佛教经典,空海法师自己著的《文镜秘府论》也很有名,后来又有宗睿、圆行、常晓等六人入唐学经,使中国佛教加以日本化,为日本佛教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
正文

顾毅卿登塔赋诗

顾建清

民国顾毅卿,嘉定人,名汝登,姚江同声诗社成员。日寇侵沪后,他还故乡,登上法华塔,环览嘉定。

登塔后,回到家,磨墨铺纸,写下《登金沙塔眺望》诗二首。其一云:拾级而登第一层,盘旋新葺曲栏凭。水光山色平分际,此塔孤危炮火腾。其二云:望南直应接奎山,树木森森左右环。指点钟楼遥寄慨,两三飞鸟倦知还。

第一首,述战后法华塔得到了修缮,由此想到深受日本鬼子侵害劫杀的城池及民众,愤恨无穷。第二首,遭难后的嘉定,家园还在。寄迹远方的诗人,劳顿匆忙,有几多感慨?他还是期望回到家乡,这里有亲情,更有温暖。